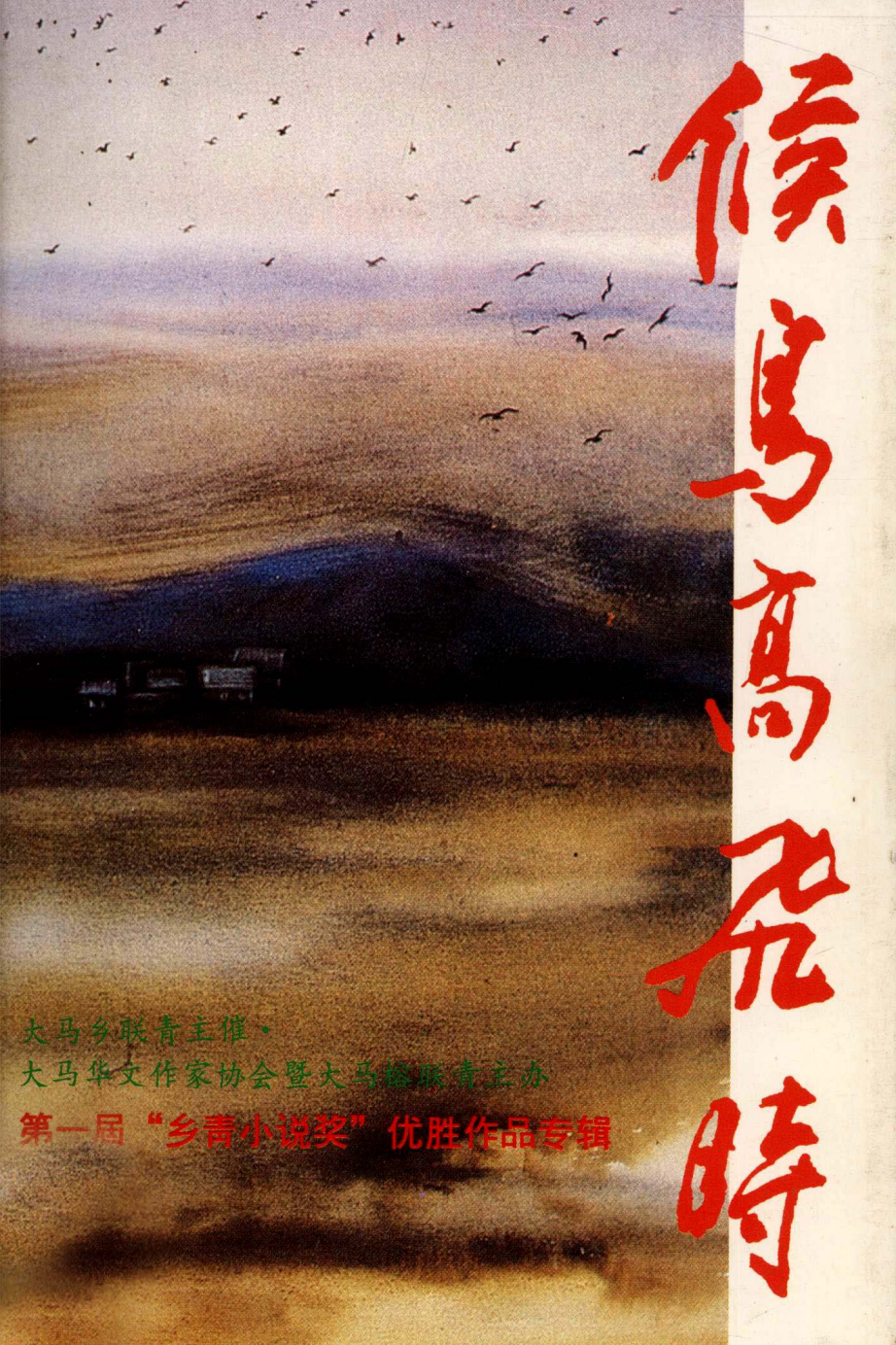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候鸟高飞时

大马乡联青主催·

大马华文作家协会暨大马乡联青主办

第一届“乡青小说奖”优胜作品专辑

第一届“乡青小说奖”优胜作品专辑

候鸟高飞时

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

40-3, Jalan Vivekananda, off Jalan Brickfields,

5047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
Tel: 2745388.

封面

题 字：赖全合

水彩画：李雅星

设 计：陈月明

“乡青小说奖”特辑出版前言

孟沙

关心马华文学的人都知道，在一个读书风气不盛，商业气息浓厚的社会里，要推动严肃的、健康的文学事业，不仅是不易，更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事。

马华文学有今天的成果，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，如果拿先进的国家相提并论的话；而更多人喜欢动辄以华文的发祥地的文学成就，来贬低马华文学的地位，那也是失之武断和偏见的论调，这些人其实并未真正了解马华文学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进入八十年代的马华文学，经过一批具有献身精神人士的大力推动，已经由一盘散沙的局面发展至有组织性的文学运动，它不仅影响整个文学界重估本身的使命和价值，也带动界外人士认真注意这棵和教育事业息息相关的文化大树，并由旁观者地位进而成为积极的支持者和参与者。这个演变的历程，已给马华文学掀开了历史的新页。

“乡青小说奖”的成功主办，便是马华文学际遇扭转的一个最佳例子。

大马乡联青和榕联青，是大马华团之中两个活跃出色的青年团体，多年来致力社会建设工作，取得不俗的成绩，去年再接再

厉，接受大马华文作家协会的邀请，投入发展马华文学的工作行列，联合主办小说征文赛，对于长期以来默默耕耘的马华文学工作者，无异是一支振奋人心的强心剂。而从来稿的踊跃和参赛水准之高，也看出了这项赛会受到写作界欢迎和支持的一班。

“乡青小说奖”的初审工作，由六位本地资深作家担任，他们是：原上草、姚拓、云里风、端木虹、驼铃与唐林。经过第一轮淘汰，剩下的四十二篇佳作，分别邀请国内外名家负责复选，他们是来自香港的东瑞、台湾的郑明娳、新加坡的田流和我国的韦晕。复选工作完竣后，四位评审作家又应邀齐集吉隆坡，举行最后阶段的决审会议，正式产生小说奖的得主。这样的评审制度，在别的国家也许事属寻常，但对马华文坛来说，除了四年前的“作协通报短篇小说奖”首次采用之外，似乎尚未多见。何况评审作家还是来自国内外，能够拉拢他们聚首讨论作品的优劣得失，在很大程度上，主办当局已然做到了超然和公允。至于评审者之间容或出现意见分歧，见仁见智，那也是人之常情，势所难免，已经无谓再去多事置啄了。

趁着出版这本集子之便，我们把决审会议的记录收入，目的不外是让有关作者和读者了解整个决审的过程，加强以后参加类似赛会的信心和热忱。自然，通过观摩，进一步提高马华文学作品素质，也是促使我们决心要出版这本集子的另一个要义。

但愿这项具有崇高意义的小说奖，今后还会不断主办下去，以造福整个马华文艺写作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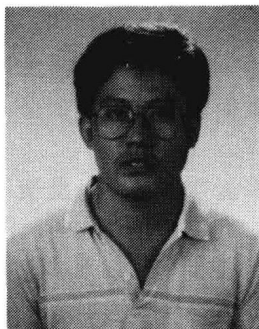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• 毅 修 —— 《候鸟高飞时》.....	2
• 柏 一 —— 《养儿》.....	18
• 郑 祖 —— 《半菜番》.....	36
• 唐君复 —— 《韦新》.....	53
• 美 美 —— 《炎阳高挂》.....	74
• 黄亚才 —— 《爱的日记》.....	85
• 庄松华 —— 《名门》.....	102
• 英 仪 —— 《葛巴拉》.....	121
• 艾 斯 —— 《长夜漫漫》.....	148
• 青橄榄 —— 《霞》.....	162
• 李振兴 —— 《归去来兮》.....	177
《乡青小说奖》 有关资料.....	190
《乡青小说奖》 决审会议.....	193

特优

毅 修

姓名：纪连国



简介

一九六零年出生于威南高渊。

小学肄业于高渊培德学校，后转入英校。一九七八年拒绝母语班，自修华文，开始涂写。同年考获大马教育文凭，转入大山脚日新中学就读大学先修班，为该校第一届大学先修班理科毕业生。

一九八一年获选入怡保新师训学院华文组就读，为第一批三年制师资训练毕业生。一九八四年开始执教鞭至今。

一九八七年参加大马作协与南洋商报合办之写作讲习班，获得优秀文凭，现任大马作协属下写作班同学会副秘书长。同年获得中华大会堂青年团，丽的呼声，南洋商报合办之父母亲节征文比赛冠军。

偏爱散文，小说创作。另署纪宁。

候鸟高飞时

毅 修

楔子

“有人自杀了！有人自杀了！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那个福婢罗！她儿子从外国写信回来，说是与洋婆结了婚不回来了，说是这里没有前途。”

“是啊！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想不开就……”

前一阵子到港口去购鱼网时，碰到小学时的校长，谈起来也是同一个问题。他那一双儿女，在外国留学，毕业后顺利的找到工作，也不回来了。老校长却始终不肯移民过去。

我忘了报纸上说这是什么心态的。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知识份子有这种心态。我只是一个海岛上的渔夫，懂得不太多。

唉！时代是否又在转变了？我不得不好好的看看这个家园。

屋子是整齐的排列啊！虽然大多是板屋，但却有另一番风味。当然过得去的人家早已筑过砖屋，耗资不菲哪！

供人行走的高脚桥梁，有的已铺上洋灰了，那些未铺上洋灰的板桥也坚实稳固得多了。

还有还有，那钢筋水泥的直升机场！若有闲情，可在晚饭后到那儿去吹海风看日落，置身在渔村的佳画里。

然而，在若干年前，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故事……

前奏

海风凉，晚霞红。

拖着疲乏的身躯，斜阳依旧把我的影子拉得长长。往日三几良朋，饭后相聚海边沐浴在晚霞中，让海风拥吻的时光或许不会再重现了。

今天又送走了一个，心里实在不好受。许多人都说这个地方不能再住下去，是应该散乡的时候了。

散乡，丢下这个祖先赤手空拳建立的家园，另觅理想的住处？那么先人的血与汗与泪是白流了！老爸是那么的固执，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这个小岛。

这个小岛没有像样的土地，只是一片沼泽，让红树芭重重的包围着。农耕就别谈了，其他行业也只是梦想，惟有靠这变幻无穷的海呀！

没有路，那高脚屋根本就没有一个秩序；他的厕所对准你的门口，你的厨房又对准我的睡房。想走动也只有藉着屋边剩出的木板，跨大脚步的半走半跳；没有屋子的地方才架起红树干或木板，当是路！

开门是一家亲呀！也不知道是什么苦难的年代，漂过了七洲洋，这个地方也算是乐土，呼朋唤友扶老携幼，逃避豺狼躲到这里来。於是姓王的聚居在一起，有“王厝边”；姓陈的聚居在一起，有了“陈厝边”；姓谢的聚居在一起，又有了“谢厝边”。

垃圾、粪便是到处都是，一个月里就只能祈盼两次潮水把这些秽物带走；其余的日子，太阳一照，臭气就到处乱窜。

没有水供，离开半岛陆路是一段长长曲曲的水道，水供如何到达这穷乡僻壤呢？唯有天哪！唯有备好大大的水桶哪！唯有期待雨水哪！而雨水从亚答屋顶流入水桶，变成了浊黄的液体。

教育呢？人家轻而易举的考上了L.C.E.，而我考了二次，

二次都名落孙山。老爸是希望我也跟他去捕鱼，只是我不甘心啊！我只是考不上国语一科啊！只要离开这死寂的地方，我深信还能在其他方面有所作为，怎能在这里耗尽一生？

回到家门，径自走到水桶边，想冲掉一身的劳累和烦忧，掀开桶盖，浊黄的水所剩无几，可以看到桶底厚厚的沉澱物，拿起水杓我还是一杓一杓的把水淋下。

“夭寿呀！你给我冲少一点啊！看这个鬼天气，是不会那么快有雨啊！”母亲听到水声，在屋内叫喊着。

“干你娘的！你死到那里去？”爸爸走了出来。

我不理会他，脱下湿衣服，丢在水桶边，走进屋里。弟妹们早就吃饱饭，不知所踪了。

“你聋啊？我在跟你讲话啊！”我的沉默激怒了父亲，他的声音提高了很多。

“去帮阿华他们搬家啦！”

“搬家！搬家！你也很想搬是吗？”

“爸……”

“你不用说了，要搬早在划着舢舨，随时都会被鳄鱼扫下海里吃掉的时候就搬了。”

“爸！以前是以前，这里只能靠海，到外边……”

“你再说，再说看我打歪你的嘴。”

“爸！你想想，水也快没了，一切都要看天，到外边去，可以靠自己闯新生路。”

“我那样不是靠自己？这屋子是我一根一根红树干扎下的啊！你吃到比我还高是我在海上拉网赚回来的啊！”

“爸！你是看到的，一家又一家的搬走，难道你要等到最后，守住一片烂泥巴？”

“就算是守到最后又怎样？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搬完，那只不过有点钱在做怪而已，没钱看你怎样搬。”

“那么……那么……让我出去闯闯！”

“你不用想啊！一大群弟妹，我拉一张网够吃力的，考也考不上了，跟我到海上去。”

我的饭怎样也扒不下去了，母亲用两只大眼睛瞪我。夜已经降临了，屋内亮着昏黄的电灯；电流是私人发电厂供应的，电费当然高了许多。

弟妹们都回来了，家里吵得令人发狂；我放下饭碗，蓦然想起早上约了阿兰在小码头附近的桥上见面，於是推开椅子，往门外跑去。

妈妈看到剩下的大半碗饭，又在喊：“你赶去投胎啊？下辈子看你没饭吃……”

谁知一出门口，又撞在父亲的怀里，被他一掌打得我耳朵嗡嗡直响。

“干……又要到那里去替人死？早点给我回来，明天阿发要建个渔棚，过去帮个手。”

我什么也不说，一跳一跨的直奔小码头。

远远，我就看到阿兰，坐在桥上，双脚悬在空中晃呀晃的。她柔柔软软的长发，让海风扬起。这可人儿啊，总令人心跳加速，总令人情不自禁的想拥入怀中，给予全部的爱。

“兰！”我在她身旁坐下，她轻轻的把头靠在我肩上，她的发丝在风中轻拂我的脸，教人意乱情迷。

月撒着皎洁的光；潮水开始涨了，浪推着浪奏起浪漫的曲子；红树早就在风中舞个不停；我和兰轻轻地拥在一起……

散乡

“一、二、嘿！”

“一、二、嘿！”

红树干随着我们的呼喊声，没入那乌黑松软的烂泥中。发叔拿来另一枝树干，我们把它矗立在同一个地方，又嘿黑的喊着，不一会儿树干又没入了那贪得无厌的烂泥里。

像这样的—一个地方，架起一个简单的渔棚，也得打下几枝红树干做地基；又得用手用脚用蛮力，又跳又蹬，甚至几个人一起捉住树干，缩起脚像几只猴子爬在树干上—样，利用几个人的重量把树干深深的插入泥沼中，弄得满身污泥。

唉唉！我又想到搬走的朋友，想到了散乡这个问题，想到爸爸的专横，于是把一切怨气都注入了树干，把它们深深的埋入泥沼里。

汗大粒大粒的滴着，这种生活惟一让我安慰的是，锻炼了我这副又粗又壮的体格。

“喂！大伙们！上来吃些茶点再做吧！”发婶在另一渔棚上呼唤。

大家爬上渔棚休息。我斟了杯茶，抓了一块糕，坐到发叔的旁边。

“阿叔！好多人都认为这个地方不适合住下去了，你还建渔棚干吗？”

“我的船应该有个地方靠啊！”

“你不打算走？”

“走？走到哪里去？”

“大港、沙白，要不瓜雪；总是比这儿好。”

“大港？沙白？还不是一样，一样要到海上去，一样离不了大海，一样要让大海戏弄。”

“可是这里的环境实在恶劣啊！”

“生活是苦了点，但毕竟还是一个家。”

“只要肯努力，家是可以重建的。”

“不是讲重建就重建那么简单的，我想问你，刚才插入了几枝红树干？”

“至少也有三、四十枝吧！”

“是的，要不是你们帮忙，到天黑我也办不到，再看看那密密麻麻的高脚板屋，又插入了多少树干？”

我无言！

“那都是我们的劳力，还有亲朋戚友之间的情谊。”

我望着发叔，他的视线投在不远处的那一片杂乱无章的木屋上，脸上浮现着一种我无法明了的情感。

我实在无法了解上一辈的思想，为什么一定要默守着一个几乎已被判了死刑的地方？

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们？

浊黄的用水？酷热恶臭的空间？松软的烂泥？蚊虫滋生的红树芭？险象还生的巨浪？

就在这个时候，海上又传来了偷窃鱼获的事件。小岛一下子沸腾起来，尤其是岛上唯一的咖啡档，更是热闹非常。

“每次收网总是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可是却说不出出来。”

“我还以为行衰运了，这几个月来鱼获一直不好。”

“我就是不信！我就是不信！那晚放了网就不睡觉，躲在舱里看，干他老母啊，竟敢来收我的网，算他命大溜得快，不然砍断他的手。”

“这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我看每一家都吃了亏。”

“是啊！是啊！有时海路不好，也不会整张网空荡荡的。”

“.....”

“.....”

“这个地方是真的不能再住下去了，连劳力撒下的网也有人要偷收。”

这句话讲进了我的心坎。

散乡！

这个课题於是更多人讨论，更多人的心里潜伏着离开这小岛的意愿。当然，也有人陆续的搬离这个小岛。

而爸爸和发叔却发起了海上守夜船队，渔民轮流组成船队，夜里在海上巡视。其他“厝边”的渔民也纷纷组成守夜船队，然而偷鱼贼始终没有再出现。於是，渔民又纷纷猜疑起来，“王厝边”怀疑是“陈厝边”干的，“陈厝边”又怀疑是“谢厝边”干的，而“谢厝边”又怀疑是“王厝边”干的……

这里的界限早已分得一清二楚，再互相猜疑下去将有什么结局呢？那绝不是一件好事！难道……难道要像我在历史书中读到的那么样吗？

那年，“海山”与“义兴”为争锡米地盘而厮杀成一片……一片无法抹去的耻辱！

啊！不！不！

恶劣的环境已迫得我们无处可遁了。惟有散乡！

散乡！

碎梦

我在海边向着东方望了一整天了。东面是马来半岛，我望不到马来半岛，却做了一整天的梦。梦醒时，我还是必须回家。

回家，一进口口就被人在头上狠狠地敲了一下。

是九婶！阿兰的妈妈！

“回来了！回来了！我看你怎样交待！”九婶突然变成了武侠小说中的高手，她的掌四面八方的向我拍来，我只能左闪右避的。

“九婶！九婶！你不要这样……”妈妈拉开了九婶。

九婶喘着气，满脸通红，声音在颤抖：“你……干……”

的……好……事……”

这时，我才发觉屋角缩着一个人，满头散发，身子不停的抽动。是阿兰！

我近乎扑过去，把她扶起来。

“怎么啦！怎么啦！”

阿兰终于哭出声来了。我也慌了。

“她大肚啊！是你干的好事！”九婶又扑过来，捉住我的衣服，又搥又打的。

“九婶！事情发生了就想个法子解决吧！”妈妈理亏的说。

“好！好！你说……说呀！”九婶一面喘着气。

“我看，选个日子让他们结婚吧！”

阿兰在不恰当的时候怀孕，也只有结婚这途径可走了。

结婚？原来屋外早已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们，这本来是两家子的事，却成为邻里间交头接耳的话柄了。我感觉到耳根滚烫。而阿兰呢？她的心里又是怎么样的难过呢？

爸爸从海上回来，沉着脸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小地方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不一会儿功夫就传开去了，他在外面肯定已听了不少闲言闲语了罢！

“爸！我跟你到海上去！”我低着头。

“赚聘金吗？你拿什么跟人结婚？”他吼。

“还喊什么？你们嫌不够臭吗？”妈妈也要发作了。妈妈的脾气本来就不好，今天忍了九婶一个下午，也真难为了她。

“那……钱也得想个法子啊！”

我知道，我已没有讲话的权力了。

“平时晒咸鱼晒虾米，还存有一些金饰，留下一条金链给阿兰，其他的你拿到巴生去卖吧！”

“这么一点东西，又怎么够呢？”

“不够，只有再和阿发他们凑一凑，简简单单算了。”

爸爸和妈妈在商量结婚事宜时，我的心重复念着：“到海上去！到海上去！到海上去！”

这是一项沉痛的抉择，我必须步上爸爸正走着的路。迁移已成了梦幻——爸爸不肯搬迁，而我已没有能力带着怀孕的阿兰到处乱闯了。

从此我成了新一代的渔人，与父亲在浪滔中摇晃。我的日子在撒网拉网中流过。感觉上，我的双脚已陷入了这片泥泞中，而且越陷越深。这一切是我无法抗拒的事实。

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七日，我和阿兰正式结婚。

我十八，阿兰十六。我们的结婚照只拍半身。

这一天，爸爸第一次低声的跟我说话：“该是长大的时候了，别再给我闹笑话。”

长大要付出代价！

我挑起了家的担子，才惊觉老爸已被这担子压迫了好多年。他的白发，他开始佝偻的身子都在提醒他该退休了。而他未走完的路，要我继续走下去。走下去，直到我也灰白了发，也挺不直腰的那一刻？

孩子终于出世了，这个新生命将会有什么际遇呢？我不敢去想，我只能拼命工作。

工作的成绩一点一滴的累积；我造新船、我添新网。屋子，我一根一柱重新筑起。

只是呵，我的心是一湖止水。

归根

一九七二年

从海上回来，远远就看到阿兰在渔棚前等待。每天她都会跟

爸妈到渔棚来帮我挑选鱼虾，把鱼虾分门别类。她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典型渔村少妇。在风中飘扬的长发已是记忆中的一部分；一连生了四个孩子，使到她的身材也变了样。

渔船靠岸，老爸接过我抛过去的绳索，把渔船拴在渔棚边的木柱上。我和另一聘来的助手把鱼虾，一箩箩的搬上渔棚；老爸把它们倒在渔棚上，然后快手快脚的工作起来。

“阿得你先回去，今天鱼虾少，我们几个做得来。”

“噢！明天出不出海？”

“怎么啦？”阿兰听了阿得的话，一脸担忧。

“没什么！摩多有点毛病，浓烟直冒所以才赶回来。”我转头向阿得说，“等下我叫阿仁修一修，如果没有问题才到你家通知你。”

“好的！”阿得转身离开渔棚。

“唉！我看明天是出不了海的。”

鱼虾少，不一会儿就把工作完成。老妈赶回去照料孩子。老爸帮我称各类鱼虾的重量，以便雪藏装箱。

“阿兰，记一记鱼虾的重量。”

“鲳仔五十；……；中虾二十；……”

弄妥一切，已是下午四点。我没有回家，直接把船驾到阿仁的船只摩多修理厂去。三月的烈阳似乎特别热，晒得人晕头转向。三月是旱季，雨总下不成，空雷却一直在诱人。贮水一天一天少，有些人家早已用完，必须到巴生港口去载水了。

“阿仁，到我船上看看，摩多有点问题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阿仁从棚上跳到我船上来。

“开动时，浓烟厚得惊人。”

“噢！”阿仁一面应着，一面钻进机舱，开动机器检查起来。

“喂！怎样？今天修得好吗？”马达声很吵，我在一边喊。不一会，阿仁息了机件出来。